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100周年

#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第15卷

(20世纪80年代[Ⅱ])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纪念中国话剧诞辰 100 周年

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 编

# 中国话剧百年 剧作选

20 世纪 80 年代 [ II ]

主编 刘厚生 胡可 徐晓钟  
本卷主编 王育生

第  
15  
卷

中国出版集团  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. 第15卷, 20世纪80年代年. 2 / 刘厚生, 胡可, 徐晓钟主编; 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编. —北京: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 2007. 4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I. 中... II. ①刘...②胡...③徐...④中... III. 话剧-剧本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29857号

---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

电 话 /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 / http://www.ctpc.com.cn

出版策划 / 张高里

策划编辑 / 宗 颖

责任编辑 / 李 虹

封面设计 / 大象工作设计室

排 版 / 北京巴蜀阳光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山东人民印刷厂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2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/ 28.75

字 数 / 350千字

版 次 / 2007年4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7年4月第1次

印 数 / 1-2000

---

ISBN 978-7-5001-1744-5

全套定价: 1200.00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## 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李默然

委 员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永德	王育生	王福麟	毛金钢
方梓勋（香港）	田本相	朱以中	刘 平
刘厚生	刘锦云	孙德民	杨绍林
李默然	余 林	沈 玲	宋国锋
张 明	邵钧林	林克欢	欧阳逸冰
郑邦玉	郑振环	赵有亮	赵瑞泰
胡 可	荣广润	徐晓钟	黄美序（台湾）
黄维钧	穆凡中（澳门）	戴英祿	瞿弦和

主 编：刘厚生

胡 可

徐晓钟

副主编：王永德

王福麟

分卷主编：王永德

王育生

刘 平

朱以中

余 林

沈 玲

黄维钧

# 《中国话剧百年剧作选》

## 卷次表

- 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 1 卷  | (1907 ~ 1929 年)        |
| 第 2 卷  | (20 世纪 30 年代 [ I ])    |
| 第 3 卷  | (20 世纪 30 年代 [ II ])   |
| 第 4 卷  | (20 世纪 40 年代 [ I ])    |
| 第 5 卷  | (20 世纪 40 年代 [ II ])   |
| 第 6 卷  | (20 世纪 40 年代 [ III ])  |
| 第 7 卷  | (20 世纪 40 年代 [ IV ])   |
| 第 8 卷  | (20 世纪 50 年代 [ I ])    |
| 第 9 卷  | (20 世纪 50 年代 [ II ])   |
| 第 10 卷 | (20 世纪 50 年代 [ III ])  |
| 第 11 卷 | (20 世纪 60 年代)          |
| 第 12 卷 | (20 世纪 70 年代 [ I ])    |
| 第 13 卷 | (20 世纪 70 年代 [ II ])   |
| 第 14 卷 | (20 世纪 80 年代 [ I ])    |
| 第 15 卷 | (20 世纪 80 年代 [ II ])   |
| 第 16 卷 | (20 世纪 80 年代 [ III ])  |
| 第 17 卷 | (20 世纪 90 年代 [ I ])    |
| 第 18 卷 | (20 世纪 90 年代 [ II ])   |
| 第 19 卷 | (2000 ~ 2007 年)        |
| 第 20 卷 | (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) |

# 目 录

## 第 15 卷

(20 世纪 80 年代[ II ])

-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..... 刘树纲(1)
- 天才与疯子 ..... 赵耀民(63)
- 狗儿爷涅槃 ..... 刘锦云(149)
- 田野又是青纱帐 ..... 李 杰(201)
- 榆树屯风情 ..... 郝国忱(285)
- 火神与秋女 ..... 苏 雷(349)
- 北京往北是北大荒 ..... 杨宝琛(389)

#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I

(无场次话剧)

刘树纲



## 人 物 表

**叶肖肖**——男。死者。业余时装设计爱好者。

**唐恬恬**——女。经营时装的个体户，“表演歌会”主持人。

**柳 风**——男。剧院编导。叶、唐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

**鼓 手**——男。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，冷峻又带点神经质。

**歌队队员**——四男四女，歌舞者，并扮演多种人物及景物。

[只要观众一走进剧场内，肯定就会从舞台上布置的各种硕大镜子里看到自己，以及镜子里面的又一个更为深邃的虚幻的剧场。有些人为好奇心驱使，聚到台前来，在探察观赏中，也肯定会发现有一二面镜子是变形的。他们会为自己和别人夸张了的形象哈哈大笑。人们兴味盎然，气氛活跃了起来——这时，戏也就开场了。

[灯光开始变化。这里似乎是一个歌厅或者排练厅。乐队用的那组现代化的架子鼓，固定在突出的地位。鼓手走上去调试那组架子鼓。然后演奏出热烈的鼓点。

[歌队队员陆续上场。他们身穿风格统一的中性紧身衣，手持假面具走到台前，向观众一一亮相，亲切热情地呼唤着：“朋友们！晚上好！”然后他们走向歌队席，分别把一副副精美灵巧的假面具张挂起来——有些面具和髯口原已经挂在歌队席了，这就是舞台美术的组成部分。歌队队员每人配备一幅不同色彩的大帷巾，变幻使用，作为人物象征性的服装及其他道具。

[表演歌会主持人唐恬恬，手持无线话筒走上台来。她穿牛仔裤、高跟长筒靴，上着蝙蝠衫，秀发披肩，耳环、项链协调得当，潇洒中带有几分俏皮，她嫣然含笑，与歌队队员一一打招呼。

[歌队队员穿好时装——系上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等色彩绚丽的帷巾，开始活跃起来，有人惊呼，有人鼓掌。

**歌 队** 哗！老板！好漂亮！哟，简直光彩照人！今天有什么重要人物来看彩排呀？咱们的时装设计师肖肖怎么还没有来啊？那位大编导柳风来捧场么？

**恬 恬** （爽朗而俏皮地向伙伴们打了个响指）别瞎哄了！时间就是金钱，咱们谁也不等了好不好？（手一挥，颇有点权威地）大家准备开始吧！（她迈着缓缓的舞步，走到台中，向观众深深一躬）恬恬时装表演歌会彩排现在开始！

[乐队和鼓手奏起欢快而抒情的序曲。恬恬随着音乐款摆腰肢，迈着轻盈的舞步；歌队队员走下歌队席，伴和着恬恬的演唱。

**恬 恬** （唱）

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

心中世界是那样朦胧。  
妈妈送我闪光的明镜，  
她说那是她温柔眼睛。  
我第一次认识了我自己，  
看见了花朵一样的面容，  
我真喜欢，我神奇的宝镜……

〔鼓手不紧不慢地演奏出一串奇妙的鼓点。

〔音乐过门，恬恬和歌队翩翩的舞步。

〔这时，一个男子拖着艰难的步伐，踉跄走上——他左手紧按胸口，右手无力地垂下拖着米色西服上衣。

〔他推开由两个歌队队员组成的门扉，进入歌厅。他勉强支撑住摇摇欲倒的身躯，倚靠在台口，凝视着演唱的恬恬——这是一双燃烧着渴望的眼睛！他叫叶肖肖。

〔肖肖艰难地一步步向演唱的恬恬走去，恬恬也发现了他，边唱边向他走来，围着他滑动翩翩的舞步。

〔恬恬和歌队的演唱。

恬 恬 （唱）

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  
镜子里出现了你的身影，  
像走进灯光灿烂的舞台，  
我们共同编织五彩幻梦。  
明镜映照出绚丽的世界，  
明镜折射出复杂的人生，  
看见你的爱，看见我的情，  
我真喜欢，我神奇的宝镜……

〔演唱过程中，肖肖忍着巨大痛楚，艰难地跟了几个舞步。他嘴唇翕动着，像要努力叙说什么，但发不出声音。

〔演唱中，一个穿着时髦风雨衣的男子，匆匆走上，推门进入歌厅，静静地依在台口，注意地注视着肖肖和恬恬，仿佛是编者职业性的审视目光，在思索排练中的问题。可是眼神里又似乎多了些什么——这是柳风。谁也没发现他。似乎他又是置身事外

的人。

〔肖肖伫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了。他眷恋地凝视恬恬的眼睛，脸上浮现出一丝平静而苦涩的笑靥。〕

恬 恬 (用奇怪的眼光打量他) 肖肖……

肖 肖 (努力做出笑容，断断续续地) 恬恬，我是个……蹩脚的……末流演员……老演不好正面人物……爱笑场……在舞台上……连角色的死，都演不像……老挨导演骂……

恬 恬 (笑了) 真逗! 明天就正式表演你设计的时装了，可今天你这个编外演员，又犯戏瘾了是怎么的? 你现在演的是什么? 不像! 不像……

肖 肖 这次……不是演戏……是真的……不会笑……笑场了……是真的……还不像……多像啊……(他紧捂心口的手缓缓松开了，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——一条猩红轻盈的纱巾，从胸前垂下，飘荡着)

歌 队 (惊叫起来) 啊，血? 血!

恬 恬 (怔住) 肖肖! 你怎么啦?

〔柳风在角落里，用双手捂住了脸，备感痛楚。〕

〔肖肖带点俏皮地向恬恬和歌队最后一笑，倒了下去。〕

歌 队 (呼叫) 肖肖! 叶肖肖! 血啊! 你流了这么多血啊!

恬 恬 (大惊失色) 肖肖! 肖肖!

〔恬恬扑跪在肖肖身边，搬起肖肖上身。肖肖的头无力地靠在她温暖丰腴的胸膛上，那样安详，似一尊雕塑。〕

〔柳风激动地冲过来，扑俯在肖肖脚边。〕

柳 风 (焦急地呼唤) 肖肖! 肖肖!

恬 恬 (抬头) 柳风? 柳风，这是怎么回事儿?

柳 风 (茫然不知所措的眼睛，痛苦的泪花闪动着) 恬恬。他……肖肖不行了。

〔人声嘈杂，拂拂扬扬。警车、救护车鸣笛尖啸，疾驰而来的声音。〕

〔歌队队员显示各种不同姿态，以雕塑静止不动。〕

〔只有那个鼓手犹自演奏，节奏是那样强烈。〕

〔肖肖从恬恬、柳风的抚抱中缓缓站起，飘飘渺渺地在歌队队员身边穿行，似一缕游魂悄然隐去了……〕

〔柳风、恬恬似仍然抚抱着肖肖。他们拖着那条猩红的纱巾退去……〕

〔歌队队员哼起无言的歌，走着缓缓的舞步，回归歌队席。〕

〔只有鼓手不停地演奏着——请给他一束色彩变幻的灯光。〕

〔恬恬背着吉他，手捧一束鲜花，缓缓走上。两名歌队队员组成一扇门扉。她推门进来，环视四周，走向歌队席询问。〕

恬恬（压低声音）老伯伯，老伯伯！守门的老伯伯在么？

〔一歌队队员应声：“在！”他戴上老人的面具髯口，拿着一串大钥匙，老态龙钟地走下歌队席。〕

老人我就是这儿的守门人。姑娘，找我有啥事儿？

恬恬（神色有些悒郁）唔，这儿好冷清！没有一点儿声音……

老人我管辖的这地方，名字可怪好听呢——太平间。没风没浪，太平平的。

恬恬我知道。我想看一个人。

老人谁呀？

恬恬叶肖肖。从外科抢救室下来，刚到您这儿的。

老人（唠叨地）他呀！知道，知道。报纸上都登了。（掏出报纸）在公共汽车上打起架来啦，动了刀子，那俩小子跑了，到现在还没逮着。挨了七刀的这个人，今天到我这儿报到来啦！

恬恬我知道。

老人知道你还来看他？案子还没了结，再说，怪疼得慌的。

恬恬我胆儿可大了。那些年我什么都经历过。

老人那些年？——你今年多大了？

恬恬比去年大一岁。

老人对，没错儿，比去年大一岁！到我这岁数，老觉着该说比明年小一岁。

恬恬让我进去吧。

老人有介绍信么？工作证也行。

〔恬恬摇头。〕

- 老人 是待业青年。
- 恬恬 现在他们都叫我老板。
- 老人 老板？挺新鲜。
- 恬恬 我经营时装。个体户、小摊贩。让我进去吧，我给他带来一件衣裳。
- 老人 你，是他爱人？
- 恬恬 ……不是。
- 老人 那你是……
- 恬恬 老伯伯，您查户口呐？
- 老人 咳，我查哪门子户口啊！到我这儿来都是销户口的。姑娘，公安局有命令，不许任何人见。
- 恬恬 那是指他活着抢救那几天。现在，该解除禁令了。让我看看他吧！
- 老人 (叹口气) 刚才有个男的来过，我没让他进。
- 恬恬 那准是柳风，他是剧院的编导。我们都是肖肖的好朋友。
- 老人 朋友，朋友。——你非要见？
- 恬恬 嗯，我欠他的情——像有一笔债。
- 老人 什么？债？
- 恬恬 我想给肖肖唱个歌儿。
- 老人 唉，姑娘，他已经什么也听不见啦！
- 恬恬 我就唱给自己听。
- 老人 (唠叨地) 不易啊，不易！我还真挺受感动。我在这儿干了一辈子，心硬，不怕见死人，可就怕见活人呐！你等着……(老人返身走进一侧)
- [早在另一侧徘徊的柳风，走了过来。
- 柳风 (心情沉重地) 恬恬。
- 恬恬 柳风？我知道你来过了。……你眼睛红红的，哭过？
- 柳风 这几天几乎没睡过觉，在赶写一点东西。心里老觉得对肖肖太不公平……我有责任。
- 恬恬 你有责任？
- 柳风 (矛盾地) 我是说……我和肖肖一直是竞争者——一起考大学，

他落榜了；后来又一起想在艺术上干出名堂，他又被剧院编外了；在爱情上我俩也是竞争者，他……却死于非命。

恬恬（痛楚地）柳风，现在先别说这些了。

〔老人推出一张轮床——白罩布下静静地躺着已经死去的肖肖。〕

老人（唠叨着）来啦，来啦，别害怕，人死如灯灭，说什么神啊鬼啊，那都是迷信，没那回事儿！我从来也没碰见过……姑娘，要不要我陪陪你？

〔恬恬摇头。〕

老人（与柳风点点头，继续唠叨着）不易啊，不易。人啊，还是得有朋友啊！

〔老人回归到歌队席，摘下面具髯口。〕

〔歌队哼起抒情的无言歌。〕

〔鼓手不紧不慢地演奏奇妙的鼓点。〕

〔恬恬和柳风分别把鲜花献给死者胸前和脚下。〕

〔歌队队员摇动着象征雨丝的道具及雷板、雨扇——下雨了。〕

恬恬 太突然了，想不到你会这样匆匆离开我们，我不愿说那个字——死。我和柳风来看你……你能听见我的歌么？

〔恬恬轻轻拨弄吉他。歌队伴和着她。〕

柳风 下雨了……肖肖！天，也像是在落泪。

恬恬（自弹自唱）

我梦见星星撒在土地上，  
一片花，像黄金在开放，  
想那落花时节，  
田野里会不会叮叮当当……

〔歌队队员做出的雷声、雨声；以及飘动的雨丝……〕

〔恬恬凝视轮床，轻拨吉他；柳风垂首而立。他们的思绪飘飘荡荡……〕

〔白罩布下的死者肖肖，缓缓动了一下，稍顷，他徐徐揭开蒙在脸上的白罩布，继而又慢慢坐了起来，用略显迷离的神情打量四周，像是刚从沉梦中醒来，仿佛在努力回忆什么。〕

〔恬恬、柳风并未感到惊诧，一切都是静谧的。只有鼓手在不紧

不慢地演奏。

肖 肖 (长吁一口气) 啊,我好冷啊! 恬恬、柳风,是谁在我床上和身体四周铺满了冰块儿? 这是怎么回事儿? 冰得我身体都有点僵了……

恬 恬 这是医院的太平间。

肖 肖 太平间? 我怎么会睡在这儿?

恬 恬 你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。肖肖,你——死了。

肖 肖 死了?(摸自己的脉搏) 唔,心脏不再跳动了。死了?(想了想) 对,对,想起来了,我是死了! 他们把氧气管子、输液的吊针都拔去了……(笑了一下) 真逗! 我在一个什么小报上看到过,说外国有一条法律:心脏停止跳动不能判定为死亡;只有脑细胞停止活动了,才叫死亡。

恬 恬 说外国干吗,你的血都流光了。

柳 风 你的心……被刺破了。

肖 肖 心被刺破了? 血都流光了? 这是怎么回事? 等我想想……

恬 恬 报上说,公共汽车上打架,动刀子了一——案子还没弄清,不知道谁是好人,谁是坏人。

肖 肖 嘿,这可窝囊到家啦!

柳 风 不会的! 不会的! 事情总会弄明白。我正在写,写你。

肖 肖 别着急,我好好想想——那天,我是上了13路公共汽车——好多国家没有13路,13不吉利——又说外国干什么! 这是意识流,我脑细胞还挺活跃——我上的就是13路汽车……(回忆) 我一上车,就发现一位年轻姑娘——

[两名歌队队员戴上面具——身穿漂亮时装的姑娘与她父亲(一位手提礼品盒的中年男子)互相搀扶着走上汽车,站在一起——请把灯光集中在他们身上。]

肖 肖 (在盯视欣赏着姑娘) 啊,她简直美极了! 像天上飘来的一朵彩云,像树上带着露水的花瓣——我一直在欣赏她。

恬 恬 (嘴角撇了撇) 没出息。干吗盯着人家年轻姑娘看个没完?

肖 肖 (扭过头,对恬恬) 我是说那身衣裳穿在她身上,那么协调、典雅。简直,简直……没治了!

恬恬 你刚才明明说欣赏的是人嘛!

肖肖 什么呀!我一看那身衣服,就看出是你经营的“恬恬时装”——是我设计的那种“青春风帆”型!我真想请她来参加我们的时装表演歌会。

[车上的姑娘仿佛动了起来,在展示自己的衣衫,肖肖凝视欣赏着她。

肖肖 正因为我一直偷偷盯着她看,才出了问题……

恬恬 人家把你当成小流氓了?!

肖肖 不!不是这么回事儿!你看,那两个人在干什么——

[两名歌队队员戴上面具——车上的两个扒手贴近姑娘和她父亲,互相掩护着开始作案——扒手A掏出了父亲的钱包;扒手B用刀片在割姑娘的衣服。

[肖肖走了过去,一把抓住扒手A的手,扒手A急把钱包扔到了地上,肖肖一脚把钱包踩住。两人僵持。

扒手A (气急败坏)你干什么?干什么!

肖肖 (对父亲)同志,你的钱包被偷了!(转对扒手B)还有你!用刀子把这姑娘衣服割了口子——这么漂亮的衣服。

[车上乘客哗然:“刀子?”“刀子!”“匕首?”

[乘客纷纷向后闪开,把姑娘、父亲以及被肖肖揪住的两个扒手亮在了中间——请把灯光集中在他们身上,其他一切隐在朦胧的暗影中。

扒手A (狡辩着)谁偷了?谁割了?你诬赖!

肖肖 (弯腰拾起脚下的钱包,举到父亲面前)这是不是你的钱包?

扒手A (露出凶相)想栽赃?活腻味了你!

肖肖 (举着钱包给失主)你的钱包。

父亲 (忐忑地瞥一眼扒手的凶相)钱包?……不像是我的……是不是我的?……是也没什么钱……

[姑娘双眼茫然地望着前方,双手紧张地在自己身上摸索被划破的衣服——她原来是个盲女。

姑娘 (呼喊着)爸爸!爸爸!是有坏人!我的衣服!我的衣服……

[父亲忙把女儿拖到一边,用手捂住她的嘴,示意她噤声。